

侠女十二妹

晨光出版社



典通俗小说文库(少年版)

侠女十三妹

根据〔清〕《儿女英雄传》

晨光出版社

(滇)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航 云

封面设计：王 烈

插 图：聂秀公

少年版中国古典通俗小说文库

侠女十三妹

据(清)文康著《儿女英雄传》

张冲 慰云改写

*

晨光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江苏句容市印刷厂印装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75 字数：200,000 ·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0

统一书号：ISBN7-5414-1069-1/G·836

定价：全套 8 册，共 68.80 元(本册 8.60 元)

前 言

凡是读过《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英烈传》、《三侠五义》、《海公大红袍全传》、《儿女英雄传》、《彭公案》等古典小说的人，都会对书中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忠心报国、屡建奇功的杨继业、杨延昭、岳飞，不畏权势、有恶必除的包拯、海瑞，还有性情豪爽、济困扶危的秦叔宝，天真质朴、莽撞滑稽的程咬金等人物，更是被人们崇敬与喜爱。许多少年朋友都渴望读到这些书，但是，这些书文言文的语句使不少少年朋友望而却步，拿起来翻一翻，味涩难懂，又遗憾地放了下去。为满足少年朋友的阅读愿望，我们组织改编出版了这套中国古典通俗小说文库（少年版）。此套丛书分为四卷八册，忠烈卷：《杨家将》、《岳家军》，演史卷：《瓦岗英雄》、《大明英烈》，公案卷：《包公案》、《海瑞传》，侠义卷：《侠女十三妹》、《大侠赛尔敦》。改编中，我们针对少年读者的情况，删改了一些原作中宣扬唯心主义、封建道德、低级庸俗等不适合少年朋友阅读的内容和不重要的情节，增加了一些必要的细节，使故事健康、紧凑、更吸引人。如原著中的赛尔敦，我们在改编中还赛尔敦以正面英雄人物的英勇形象，写出了他的侠肝义胆，豪迈气概。这套丛书在语言上尽量做到口语

化，也适当保留了一些原作中易于理解的富有特点的语言。

由于水平所限，缺点毛病在所难免，望少年朋友阅读后提出宝贵意见。

崔寒韦

1995. 7

目 录

安学海得官畏做官	(1)
遭暗算冤陷县监祠	(9)
三千里孝子走风尘	(18)
两骡夫密谋泄天机	(28)
搬巨石奇女客为主	(34)
探真情公子诉衷肠	(43)
怯书生避难反遭祸	(50)
出暗器弹毙凶和尚	(59)
歼余寇侠女闹古刹	(66)
探地穴辛勤救弱女	(75)
摘鬼脸笑斥无耻妇	(83)
十三妹巧言露身世	(92)
安公子梦醒明真相	(101)
怜同病解囊赠黄金	(108)
识良缘横刀联佳偶	(116)
敢作为挥笔抒豪情	(127)
防暴客忍痛借弹弓	(135)
糊县官糊涂销巨案	(143)
安公子计用护身符	(149)

重团圆骨肉叙天伦.....	(157)
乌钦差肃贪摘河台.....	(166)
安老爷挂冠寻孤女.....	(174)
红柳树空访褚壮士.....	(180)
青云堡巧遇华苍头.....	(187)
酒合欢义结邓九公.....	(197)
话投机演说十三妹.....	(206)
再回旋牵动邓公心.....	(214)
欲见面巧定连环计.....	(224)
隐其名假作西宾客.....	(232)
激将法侠女吐真情.....	(242)
假西宾高谈纪府案.....	(252)
论早迟褚娘重说戏.....	(258)
忆往事老伯救孤女.....	(268)
何玉凤毁妆全孝道.....	(276)
会双亲芳心惊噩梦.....	(283)
认干娘自身有依托.....	(287)

安学海得官畏做官

清朝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正黄旗汉军有一人家，姓安，是个汉军世族旧家。这位安老爷本是弟兄两个，大哥早年去世，只剩他一人，双名学海，表字水心，人称安二老爷。

论安学海的祖上，也曾经跟随太汗老佛爷出征过高丽、平定过察哈尔，仗着这点汗马功劳挣了个世代承袭的官职。进关以后，几代相传，既做过京官，又做过外任。

到了安二老爷这一代，世袭停止了，只得靠着读书上进。好在他天性聪明，又肯刻苦读书，因此，见多识广，学问超群，二十岁那年中了举人。谁知他才学虽高，却运气不好，几次参加高层会试，都未得到名次，直到四十岁开外，依然是个老孝廉（举人）。夫人佟氏，也是汉军世家的一位闺秀，性情贤慧，相貌端庄，不用说会缝纫、刺绣，就凭那操持家务、支应门庭的本领，都算得上安老爷的一位贤内助。只是安家人丁不旺，夫人生过几胎都未保住，直到三十岁以后才得了一子。

安公子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聪明伶俐。安老爷夫妇十分疼爱。因他生得白净，乳名儿就叫作玉格，单名一个骥字，表字千里，别号龙媒，也不过望他将来有如“天马云

龙，高飞远到”罢了。玉格五岁，安老爷就教他认字号儿，写顺朱儿。十三岁上就把《四书》、《五经》念完。开笔作文章、写诗篇，都粗粗的通顺。过了两年，正逢省学政巡回举行的地方考试——科考，安老爷就给他报了名，考得也不错。接着参加省里的院考，竟考了个本旗第一名。安老爷夫妇的喜欢自不必说。

那安公子日渐长成，出落得眉清目秀，温文儒雅。只因养活得尊贵，还是乳母丫环围随着侍候。整日足不出户，从不与人交往，因此上把个小爷养活得十分腼腆。

安老爷家的日子，虽比不上先辈宽裕，也还有祖遗的几处房庄，几户家人。安学海天性恬淡，再加上功名迟迟未就，免不了有些心灰意懒，就守定了自家的庄园，课子读书，自己也理理旧业。偶然闲来，不过饮酒看花，消遣岁月，等闲不肯进城。安夫人又是个勤俭当家的人，每日带了仆妇侍婢料理针线，调停米盐。公子更是早晚用功，指望一举成名。外头自有几个老家人支应门户。又有公子的一个奶公，这人姓华名忠，年纪五十岁光景，一生耿直，赤胆忠心，不但在公子身上十分尽心，就连安老爷的一应大小家事，凡是交给他的，他无不尽心竭力，一草一木都不肯糟蹋，真算得“奶公子里的一个圣人”。这安老爷家，内外上下算起来，也有三二十口人，虽然算不得世代做高官的人家，却倒过得亲亲热热，安安稳稳，与人无患，与世无争，也算得个人生乐境了。

这一年，正逢会试。一天，安夫人将安老爷下场的用具及衣帽什物打点了出来。安老爷见了，问道：“夫人，你此时忙着打点这些东西做什么？”夫人说：“这离三月会试也快了，拿出来看看，该洗的缝的添的置的，早些收拾停当了，省得

临时忙乱。”那安老爷拈着几根小胡子笑道：“夫人，难道你还指望我去会试不成！我自二十岁上中举，如今将及五十，考了三十年，头发都考白了，‘功名有福，文字无缘’，也可以不必再有什么幻想。何况如今有了玉格这个孩子，倒不如留我这点精神心血，用在他身上，把他培养成人，这才是正理。夫人以为如何？”

安夫人还没来得及答话，正在收拾考具的安公子就走了过来，说道：“这话还得请父亲斟酌。要论父亲的品行学问，不要说中一个进士，就是进那翰林院，坐那间内阁大堂，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功名成就的迟与早，自由天定。天生应吃的苦，总是要吃的。就算父亲无意功名，也要把这进士中了，才是做完了读书人的一件大事。”安老爷一听，公子小小年纪竟说出了这一番大道理，心中暗暗欢喜，说道：“既然如此，就依你们的话，反正在家里也是白坐着，再走这一趟就是了。”

到了三月初六日，夫人打发公子带了随从家丁，跟随老爷进城应试。

三场考完，安老爷出了场，坐上车就一直回庄园来。夫人、公子接着，问好请安，预备酒饭，问了一番场里光景。一时饭毕，公子收捡笔砚，就在卷袋里找那三场的文章草稿。寻了半日，只寻不着，就来问安老爷：“文章稿子放在那里了？等我把头场的诗文抄出来，好预备着给亲友们看。”安老爷说：“我三场都没存稿子，这些事情也实在作腻了。就是有人要看，也不过加上几个密圈，写上几句俗套批语，赞扬一番说：‘这次必要高中了？’究竟到了出榜，还是个依然故我，也无味得很！所以我今年没存稿子。不但不必抄给人看，连你也不必

看。这一出场，我就算中了。”说着，拈须而笑。公子听了无奈，只得作罢。

转眼已是四月。到了放榜的头一天晚上，夫人弄了几样果子酒菜，预备老爷候榜，好听那高中的喜信。安老爷坐下，笑着说道：“这大概是等榜的意思了。听我告诉你们：外头只知道是明日出榜，其实场里今日早半天就拆弥封，填起榜来了。规矩是拆一名，唱一名，填一名。就有那班会想钱的人，从门缝儿里传出信来，外头报喜的接着分头去报。如今到了这时候不见动静，大约早报完了，不必再等。你们既弄了这些吃的，我乐得吃个河落海干睡觉。”说着，吃了几杯闷酒，又说了会闲话，真个就倒头酣睡起来。

那夫人同公子并内外家人不肯就睡，还在那里左盼右盼。等到亮钟以后无信，大家也觉得无望了，又乏又困，兴致索然，只得打点睡觉。

正在此时，忽听得大门擂得山响，一片人声，报道：“头二三报，报安老爷中了第三名进士！”那门上的家人早把报条接了进来，给老爷、夫人、公子叩喜。

这一番吵吵，安老爷也醒了，连忙披衣起来，公子呈上报条看了，满心欢喜。一时想起来，自己半生辛苦，黄卷青灯，直到须发苍然，才了却这桩心愿，不觉喜极生悲，倒落了几点泪。夫人也觉心中颇有所感，忍泪含笑劝解道：“老爷，这正该欢喜，怎么倒伤起心来了？”定了一会，大家才喜逐颜开，满脸堆下笑来。公子就去打点写手本、拜帖职名，以及拜见老师的门包、封套。家人们在外边开发喜钱。

安老爷一面料理了些自己随手用的东西，就催着早些吃饭。吃饭中间，公子说：“父亲虽然多辛苦了几次，如今却高

高的中了个第三，可谓‘上天不负苦心，文章自有定论’，将来殿试，皇上在殿庭上亲发策问，那一甲一名也不敢想，也中个第三就好了！”安老爷笑说：“你这是孩子话，那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咱们旗人是没份的。也不是旗人不配点那状元、榜眼、探花，本朝的定例，觉得旗人可以吃钱粮，可以考翻译，可以挑侍卫，宦途比汉人宽些，所以把这一甲三名留给天下的读书人，大家努力去。况且‘探花’两个字，你可知道他怎么讲？那状元，自然要选一个才貌品学四项兼备的，不用讲了；就是探花，也须得个美少年去配他。为的是琼林宴的这一天，叫你去折取杏花，大家插在头上，作一段琼林佳话。你看我虽然不至于老迈不堪，也是快五十的人了，世上那有这样白头老儿的探花？岂不被杏花笑人！果然那样，那不叫作‘探花’，倒叫作‘笑话’了！”

公子道：“就是不得探花，翰林也是稳的。”老爷说：“那又不然，论常情，那名心重的，自然想点个翰林院的庶常，入馆学习，编修国史，进讲经史；利心重的，自然想做个榜下知县；有才气的，自然想做分部主事；到了中书，就不大有人想了；归班更不必讲。我的见识却与人不同：我第一怕的是知县，不拿出天良来做，我心里过不去；拿出天良来做，世路上行不去。那一条路可断断走不得！”

说话间，一时吃罢了饭，就有几家门生学生赶来道喜。人来人往，应酬了一番，那天就不早了。

转眼就是殿试。那安老爷的策文虽比不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却颇有些经济议论，与那抄策料填对句的不同。那些同年见了，都道：“定入高选。”可惜安老爷是个走方步的人，凡那些送字样子、送诗篇儿这些门路，都不晓得去作。自

己又年届五旬，那殿试卷子作的虽然议论恢弘，写的却不能精神饱满，因此上点了一个三甲。及至引见，到了老爷这排，奏完履历，圣人往下一看，见他正是服官政的年纪，脸上一团正气，胸中自然是一片至诚。这要作一个地方官，断无不爱惜民命的理，就在排单里“安学海”三个字头上，点了一个朱点，用了榜下知县。

少时引见一散，传下这旨意来，安老爷一听，心里说道：“完了，正是我怕走的一条路，恰恰的走到这条路上来！”登时倒抽了一口气，凉了半截。心里的那番懊恼，不但后悔此番不该会试，一直悔到当年不该读书，在人群里险些哭了出来。安老爷从上头下来，应酬了大家几句，回到下处，吃了点东西，向应到的几处勉强转了一转，就回庄园上来了。

那时早有报子报知，家人们听见老爷放了外任，个个喜出望外。只有夫人和公子见了老爷进门来愁眉不展，面带忧容，就知是因为外用的原故。一时且不好安慰，倒提着精神说了些没要紧的闲话。老爷也强为欢笑，说：“闹了这许多天了，实在也乏了，且让我歇一歇，慢慢的再作计议。”

谁知上了年纪的人，外面受了这一向的辛苦劳碌，心里又加上这一番的烦恼忧思，次日就觉得有些鼻塞声重，胸闷头晕，慢慢的就成了一个外感内伤的病。安夫人急忙请医调治，好容易出了汗，寒热往来，又转了疟疾；疟疾才止，又得了秋后痢疾。无法，只得在吏部递了呈子，告假养病。

安老爷何至于就愁病交加到这步田地？原来，只因安老爷的天性恬淡，见识高明，广读诗书，阅尽世态。见世上那些州县官儿，不知感化民风，不知爱惜民命，讲的是走动声气，好弄银钱，巴结上司，专谋升转。什么叫钱谷刑名，一

概委之幕友、官亲、家丁、书吏，不去过问，只图一个旗锣扇伞的豪华，酒肉牌摊的乐事。就是有几个稍知自爱的，又苦于众人皆醉，不容一人独醒，得了百姓的心，又不能合上司的式，动辄不是给他加上个“难膺民社”，就是给他加上个“不甚相宜”，轻轻地就端掉了，依然有始无终，求荣反辱。因此上自己一中进士，就把这知县看作了一个畏途。

安老爷自从告假养病以后，每日里医不离门，药不离口，把个安夫人急得烧子时香，吃白斋，求签许愿，闹得寝食不安。连公子的学业功课，也因侍奉汤药渐渐地荒废下来。

直到秋尽冬初，安老爷才得病退身安，起居如旧。依安老爷的心里，早就打了个再不出山的主意了，谁知那些热情关心的师友亲戚骨肉，都以天恩祖德报国勤民的大义劝勉。老爷又是位循规蹈矩听天任命不肯苟且的人，只得呈报销假投供。

万事都碰在一个巧上，此时，正遇着南河高家堰一带黄河缺口，俗话说：“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这一个水灾，不知伤了多少民田民命！地方大吏飞章人奏请求支援钱财，并请拣发知县十二员到工程上差遣委用。这一下子，就把安老爷打在候补候选的里头挑上了。

安老爷一听，明知这河工更是个有名的虚报工段、侵冒钱粮、逢迎奔走、吃喝搅扰的地方，比地方官尤其难做，但转念一想，宦海无定，食路有方，天命早已安排在那里了，倒不如听天由命，或许在这条路上做出一番事业，上不负国恩，下不负所学，也不见得。老爷有了这个念头，倒打起精神，按次序及时过堂引见，拜客辞行，才又回到庄园。

安老爷刚歇息了一会，就有那些家人回报：钦限紧急，请

示商量怎样起行？那些家人也有说该坐长船的，也有说该走旱路的，也有说行李另走的，也有说家眷同行的。其实安老爷心中早有了主意，他最怕作外官，此番偏偏走了这条路。在官场上讲，实在是天恩，总该感激报效的。但是，他素性是个拘泥人，不喜繁华，不善应酬，到了经手钱粮的事，更加惧怕。此次到外头去作官，自然非家居可比，也得学些圆通。但是这圆通得来的地方好说，到了圆通不来，依然是个笨作，这行得去行不去，可就难说了。所以他想暂且不带家眷，只一个人带上几个家人，轻骑减从，先去看看路数。如果处得下去，到了明秋，再打发人来接家眷不迟。

不料，与夫人、公子一商量，又多了许多不同意见。议来议去，还是安老爷拍了板，夫人随其一同赴任，安公子留家用功，准备参加乡试。主意已定，就连日派定家人，收拾行李。诸事安排妥当，这老爷、夫人辞过亲友，拜别祠堂，就择了个长行吉日，带领里外一行人等，起身南下。

遭暗算冤陷县监祠

安学海带着家眷自庄园出发远行，沿路无非是晓行夜宿，渴饮饥餐。不几日，到了黄河边上的王家营子。渡过黄河，就是淮安，那是南河河道总督驻扎的地方。早有本地的一个跟班预先给找下公馆，于是上下一行人就搬运行李，暂在公馆里住下了。

安老爷草草地安顿完毕，就去拜过山阳县知县和即将与自己一同办事的各位官员，见过府道，这才来到河道总督那儿投递手本，签到要求拜见。

那河台（河道总督）本是个河工打杂出身，靠那逢迎钻营的手段，弄了几个钱，又把皇上安排维修水利工程的钱粮，做了他致送当道的进身献纳，不上几年，就巴结到了河工道员的位子。再加上他在工程上干了多年，讲到那些裹头挑坝、下埽加堤的工程，怎样购料，怎样作工，怎样省事，怎样赚钱，哪一件也瞒不过他。因此上凭着这些管理事务的本领，得了个南河河道总督。不过，此人待人做慢骄奢，居心阴险。

当时同安老爷一道挑选来的十二人，早有一大半各自找了门路，要了书信，先赶到河工来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抢占个好差使。待安学海到来，投递了手本，河台看了，就觉得他怠慢来迟。又见京城中不曾有一个当政的大官写信前

来托其照应，就疑心安学海仗着是个世家旗人，瞧不起他。有了这个念头，河台就卖起了关子，随即吩咐道：“教他等见官的日子随大家一起来参见。”

安学海是个坦白正路人，哪里留心这些事？他来的时候，还带了点从京城打点来的土特产，要给河台送去。及至送到门上，巡捕传了进去，送给家人。那家人看了看礼单，见上面写着的不过是些京靴、装束、杏仁、冬菜等件，就向巡捕官发话道：“这个官儿来得古怪呀！你在这院上当巡捕不是一年了，大凡到这里的官儿们送礼，谁不是缙丝、呢羽、绸缎、皮张，还有玉玩、金器、朝珠、洋表的？怎么这位爷送起这些东西来了！他还是河员送礼，还是‘看坟的打抽丰’来了？这不是胡搅吗！没法儿，也得给他回上去。”说着，回了进去，又从中说了些懈怠话。那河台心里更觉得是安学海瞧不起他，更加上了几分不高兴，当时吩咐出来，说：“大人向来不收礼，这些个东西，教安太爷留着送人吧！”

第二天，正是见官的日子，安学海也随众人投了手本。当时传见，那河台原以为安老爷是个不通世路、没有才干的人，待等一见面，递上履历，才知这老爷是由进士出身的。又见他举止安详，言词慷慨，心想：“这人既是如此通达谙练，岂有连个送礼的轻重关节也不明白的理？这分明看我是个打杂的出身，他自己又是两榜，所以故意轻慢于我。嘿，我倒得先拿他一拿！”于是淡淡地问了几句话，就起身让走，把安学海送出来了。

那安老爷还以为新官见面都是这个样子，也不在意。从此，就在淮安地方等待河台安排他的差事。

一天，河台接到邳州禀报，说是邳州管河州判病故了，留